



托物寄情，展現懷舊況味

記《爺爺的櫻花道》

天津師範大學文學博士 | 原靜敏



爺爺的櫻花道

劉清彥文；曹俊彥圖／道聲／10302／32頁／27公分／280元／精裝
ISBN 9789865809270／859

* 緣由

二十年前，母親在病榻中對我說起，少女時代的她，因家族經營生意失敗，不得不離鄉背井，到山野荷鋤，協助山農種櫻苗償債。當時，不論生活多麼清苦，當櫻花綻放那一刻，她的鄉愁就會立即受到撫慰。後來嫁給父親，隨父親職務遷調，很難再有機會看見山櫻鮮豔怒放。期盼病癒，能重回山上，挖幾株櫻苗栽在院落旁的小田圃。

母親盼語猶在耳畔，卻已撒手人寰。為了達成她的心願，我前往陽明山拜訪山農，在講明來意後，山農明知山櫻不適平地節候，仍送我幾株櫻苗。我興沖沖的將它們帶下山，種在園圃，細心呵育，三株櫻苗果然適應良好，開花節候來臨，竟也爭氣的在枝頭點綴櫻紅，令人賞心悅目。人有情，花亦有情。無獨有偶，藉植物傳達思念的《爺爺的櫻花道》，引起我最深刻的共鳴。

* 故事介紹與理解

人能熱情地活著，多半是為了一種放不下的盼望。閱讀《爺爺的櫻花道》同時令我想起電影「博士熱愛的算式」。數學博士因車禍受傷，一日裡只有幾十分鐘的記憶，短暫時間一過，一切歸零，重新開始。即便時間短暫，這樣的境遇，卻還是擁有盼望。耐心照顧教授的人，因為珍惜他的才華而產生愛和盼望；就像櫻花道的爺爺，在阿德的爸爸還是小孩子的時候，在山路兩旁種植櫻花樹，只因為妻子鍾愛櫻花。

這種執著，在爺爺生病時，更加鮮明。把樹當作家人悉心呵護，生病住院，心也還在山上：「櫻花苗沒有人照顧不行」，爺爺逼自己下床練習走路，希望早日再見櫻花。

後來，爺爺雖然不再種櫻花樹，每天還是會到「櫻花道」散步，他感念櫻花樹是自己的救命樹。救命的理由，不單是思念妻子的轉化，還包括「幾顆歪歪斜斜的樹，就是因為路窄彎多，經常發生車禍，被路旁的樹擋住，不讓車子翻落山谷，而救了很多。」

阿德受了爺爺的影響，到爺爺家住時，也背起小竹簍到苗圃種櫻花。爺爺說：「只要看著

這棵樹，就覺得你奶奶在對我微笑。」爺爺對妻子的感情完全不受道路拓寬、樹全被砍光的影響，堅持開闢櫻花道。

爺爺轉達奶奶說過的話：「春天花朵盛開，像美麗的少女；夏天綠葉青翠，像充滿活力的年輕人；冬天雖然樹葉掉光，只剩枝骨，卻像經歷風霜的勇敢老人，直挺挺的站著。」意味奶奶對櫻花的感知特別強烈，敏銳觀察了不同季節的櫻花表現樣貌殊異。

奶奶以花比喻春、夏、冬三個季節，何以未直指秋季，這裡可以和小讀者一同討論，或讓他們通過想像作補充。爺爺覺得「櫻花凋謝的花瓣，好像圍繞自己飛舞的小精靈」不知道是不是作者的補充。

「究竟有沒有遊客疼惜樹呢？」當然是提醒讀者對群樹的關注，爺爺整天在山裡巡視，就是避免遊客隨手攀折樹枝。

故事最後，阿德找到爺爺在他出生時，為他在小木牌寫下的願望：「希望阿德永遠像夏天的櫻花樹充滿活力！」，因此，阿德也在小木牌寫下希望爺爺長壽的願望：「希望爺爺永遠像冬天的櫻花樹堅毅勇敢！」。祖孫倆一起回家的路上，阿德說：「就在這個時候，一隻小小櫻花精靈，隨著微風輕輕停在我的額頭上。」櫻花精靈的出現，為美麗的故事留下想像。年幼的讀者，也許會猜想，櫻花精靈說不定是奶奶的化身，爺爺不是說：「希望阿櫻的笑容，永遠像春天的櫻花樹美麗動人。」

* 故事和圖象的亮點

撰寫繪本故事的劉清彥和圖繪作者曹俊彥先生，均為資深兒童文學作家，在共製作品中，明顯看出他們對故事和繪本的赤忱和專業，以及對兒童讀者的貢獻。劉清彥誠摯地說明故事的緣起，其實是輾轉從資深編輯夏瑞紅小姐口中聽來的故事。感動於王海清老先生種樹的事蹟，不辜負種樹人的厚德，兩位創作者懷抱培育櫻苗的心情，把《爺爺的櫻花道》鋪述得栩栩如生。

曹俊彥讀完爺爺種樹的原稿，還特意與編輯、作者上山捕捉櫻花的姿態；為了讓故事的內涵更深邃，兩人用功鑽營，讓讀者在讀故事、賞圖之餘，感受到真實故事的主角王海清，轉身成為櫻花道主人的畫中畫，像櫻花樹成為美麗的「Logo」。

每一本繪本的文字敘述和圖像都有可觀的亮點攫住讀者眼目。作者撰寫的故事貼近生活，不作矯情煽動；繪者在跨頁圖，用充滿生命力的色彩，勾勒櫻花與人「有情」互動的意象，櫻花飄飄，生態靈動：「我見青山多嫵媚／料青山見我應如是」應證繪本整體呈現因境生情，因情生境的藝術美，值得反覆品賞。

懷念是鮮明的感官記憶，《爺爺的櫻花道》是明證：為了記住某些人、事、物、景、甚至氣味……（A），會試圖以某種可以長期保存的器物，作為被懷念者的替代品（B）。替代品和被懷念者一旦畫上等號，便意味兩者相屬，看見（B）等同看見（A）；爺爺種櫻花是因為過世



的妻子（A）喜歡櫻花（B），在現實生活中，只要爺爺繼續栽植櫻花（B），讓櫻花長在，妻子（A）便「存在」。

故事的寫實感很強，就像許多孩子依附某物，緣起於他最信賴或親愛的人，曾給了他什麼物品，該物品就會成為孩子們的精神依靠。將物品和給予物品的人匯成同一「屬性」，聽過最多的例子是：母親（A）為孩子買棉被（B），兩人經常窩在被子談天說笑，過程成為深刻的記憶，此後，孩子便會依賴被子，當離家外宿，會把被子放進行李箱，如影隨形的棉被，是母親的替代品，也是象徵。

「懷念」是人類獨有的情感，借助物件的移情作用，讓「失去」轉化成永恆；因為懷念，所以「保有」曾經的鮮明，這應是上帝賜予人類「不致永遠失去」最好的禮物。

* 結語

《爺爺的櫻花道》對懷念題材的處理，花了不少的功夫，為了讓故事還原它的真實性，繪者曹俊彥在夾入書本的卡片寫道：「本來為了文中的櫻花精靈畫了造形，後來決定不讓這本書有過多的童話成分，就讓讀者自己在腦中去塑形！或許將來有機會再以更有趣的幻想來畫一本櫻花精靈的故事吧！」

繪者很清楚，一旦為櫻花精靈設計造形，精靈就會搶去櫻花樹的風采，降低爺爺或作者一家人對妻子／奶奶的懷念，無形中抹煞作者當初起筆撰寫這則「真實」故事的感動。

作者劉清彥和繪者曹俊彥精心聯手，讓人感念深深；一本繪本的構築，絕對不是「小工程」，它媒合的元素，不單是撰寫和繪圖的工具，或出版者的慧心，也是人生和藝術的連結，讓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，感知相似的生命歷程，也豐富未曾體驗故事的讀者的感官。

《爺爺的櫻花道》喚起我為母親栽種山櫻的記憶，閱讀文本的意義，由此開始，我相信，讀者內心也有意義非凡的「櫻花樹」。